

胡经之文集

第五卷

美的追寻

▲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胡经之文集
第五卷

美的追寻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的追寻 / 胡经之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5.10

(胡经之文集 ; 5)

ISBN 978-7-5507-1471-7

I. ①美… II. ①胡… III. ①胡经之一回忆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4732号

胡经之文集·第五卷·美的追寻

HUJINGZHI WENJI · DIWUJUAN · MEIDEZHUIXUN

出 品 人 聂雄前
项目负责人 于志斌
责 任 编 辑 孙 艳
责 任 校 对 万妮霞 陈少扬
叶 果
责 任 技 编 蔡梅琴
装 帧 设 计 龙瀚文化

出 版 发 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 购 电 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排 版 制 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3133493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590千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
定 价 18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胡经之文集

夏之野



目 录

美的追寻

前 言	2
家园受劫人遭殃	5
少年多愁好艺文	12
报国不忘多读书	25
憧憬未来试筑梦	35
黎明初起学从政	50
北大求学好时光	77
燕园湖深波澜多	116
蒙冤落难鲤鱼洲	187
重获青春更奋发	210
深圳开辟新天地	235

附编 文友抒怀

学术生涯五十年	252
壬午之春怀经之	256

第一辑 钟情文艺美学	257
汇入了生命体验的美学探索	257
胡经之教授与文艺美学学科	262
博采众长求创新	270
深邃严密的理论思维	275
打通古今 融汇中西	278
文艺美学的教父	287
理论创新潮流的先觉者	295
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学术拓展	302
文艺美学的启示	319
文艺学的新开拓	325
与时俱进的文艺美学探索	339
文艺美学学科的拓荒者	349
让美学回到艺术	355
从分蘖走向整合	360
醉心艺术探秘	363
艺术审美特性的探求	369
“诗意栖居”于大地上的美学家	377
我的文艺美学之缘	383
超越和整合	391
美学与诗学的融合	403
人文精神是家园之魂	406
关注文化研究	408
从文艺美学到文化美学	412
第二辑 寻求审美人生	423
共同的希望	423
特区文化开荒牛	428

过从二十年	432
在梅村读书时光	435
文如其人——真善美	438
哲人学养 诗人胸怀	443
编织着美的花瓣	447
经之老师印象	457
难得的师友	459
人生难得此相知	464
深圳“菩萨”	471
学者风范处处在	474
深圳精神的守望者	477
徜徉美的文化	485
苏州老乡	489
交友深圳	492
生命不息 开拓不止	496
领悟诗性智慧	499
经历未名湖	508
想念老师	513
学术路上提携人	516
北大红学小组的热心顾问	520
在美好的境界中跳跃	524
大半人生何所求	530
胡经之与他的《文艺美学》	542
走向美学与诗学的融合	545
踏实的美学开拓	547
学者风范审美人生	551
美的探索与美的人生	555
《美的追寻》编后记	558

第三辑 晚霞余晖犹存	561
外柔内刚的诗性美学家	561
妙德吉祥 智慧威猛	566
吾爱吾师	570
我眼中的胡经之先生	581
坚守在深圳文艺评论现场	590
老当益壮仍从容	593
人文学科第一人	597
从燕园到荔园	602

生平要略

胡经之编年事略	612
胡经之著编书目	638
跋	640



美的追寻

前言

人过八十暮年迟，沧桑三度渐远逝。
留得些许影像在，犹可追忆往昔时。

江南稚子

1933年我出生于苏州、无锡之交的江南第一古镇梅村。此乃泰伯南来最初定居之地，古称梅里，吴文化的发源地，国学大师钱穆老家离此不远。父亲胡定一长期在太湖周边教书，祖父在苏州当丝织技师，小康之家，从小受吴文化熏陶，温、良、恭、俭、让，看重自力更生。自幼上过私塾，也进过教会学校，最后读了师范，梦想教育救国，却在少年时代就投身学生运动，反征兵，反内战。解放前夕，领导了迎解放、护学校的地下活动，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春无锡解放，还在读书的我，被推举为无锡县学联主席，第一至第四届人民代表，苏南首届人民代表。但在三年后，1952年，正值全国院系调整，我在苏州考入了北京大学，从此远离江南老家。

北大学子

三十多载居北大，最初八年是读书：先读本科，再读副博士研究生。然后留在北大，教书，编书，写书。

北大中文系重中国文学史，但我的志趣在文艺学和美学，所以在入学第二年，即从1953年起，我就在课外集中精力研读中国现代美学。自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以来的中国美学吸引着我，进而，我开始向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王朝闻等美学家当面讨教。

北大在1956年始招副博士研究生，我本科毕业后投入“五四”老人杨晦门下，以四年时光攻读文艺学副博士学位，逐渐走向融合文艺学、美学的学术之路。

作为北大的兼职教授，周扬在1958年率领邵荃麟、光未然、何其芳、林默涵来北大开设“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讲座，我被任命为讲座助教。由此而进入了文艺界，受聘为《文艺报》特约评论员，开始发表文艺评论，后又参加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撰工作。

1960年底通过文艺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留校任教，由助教、讲师、副教授而教授。

岭南游子

在燕园蛰居了30多年，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我，却被改革开放的暖风从未名湖吹到了后海湾。这一人生的更大转折，使我走向了更为宽广的天地，亦已将卅年时光。

1984年，应深圳大学首届校长张维院士之邀，我和汤一介、乐黛云一起来到这里参与创办中文系。开初三年，我们要兼顾北大、深大两边，来往于两地奔忙。后来，我深深爱上了深圳这块正在开垦的处女地，终于在这里沉淀了下来。

人生难得几回搏。深圳的召唤，激发了我的潜在活力，吸引我多方面地投入了文化学术建设。我先是担任国际文化系主任、特区文化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积极参与了许多文化学术活动。

一是，为了适应深圳向国际化城市发展的需要，我以建设国际文化系为重心，致力于深圳打造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起先是最早在深大开设对外汉语课程，率先招收海外的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继而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请海外华文作家，国际美学、文化学者来深圳作文化交流。然后，进而推进学者互访，直接交往。我先后访问过美、德、法、俄、日等国的数十个城市，国际美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以及美、英、日等国的著名美学家亦曾先后来访。

二是，为推进经济特区的文化建设，我以特区文化研究所为基地，开办了特区文化研究生班，意在提升文化人才的理论水平和文化自觉。

三是，直接从事文艺评论和文化研究，有志于推动文化学派的建构。我先后被推举为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美学学会会长，受聘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顾问，主编了《深圳文艺20年》，和文联共同主持了《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10卷的编撰。

从最古老的最高学府到最年轻的新型大学，我始终未曾忘情于学科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招收研究生，就在北大力争率先开辟了新的专业方向：文艺美学。90年代，我和饶芃子合作，在华南地区争取到了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我先后培养了十届文艺美学博士生。承蒙学界厚爱，我先后被推举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会长徐中玉、钱谷融）、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会长钱中文）、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市文学艺术协会副主席等。

近几年仍在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如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2010），太湖文化论坛首届国际年会（2011），蔡元培、梁启超美学研讨会（2012）。笔耕尚在继续，一年约写十万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乃我终生追求。如今，我每天必做三件事：读书、弹琴和游泳，乐此不疲，坚持不懈。

纵浪大化中，天地一书生。

精神筑家园，安下游子心。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美的存在常短暂，美的追寻却永恒。我永远相信，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2013年3月15日于望海书斋

家园受劫人遭殃

我在1933年的闰五月出生于苏州与无锡之交的梅村。因为妈妈朱蓉珍体弱多病，我出生后很快就断奶了。我爸爸胡定一，常年在外教书，顾不上家。幸好，我有三个姑妈，当时还都没有出嫁，她们三个轮流照顾着我，给我喂米汤。因为从小缺奶，我的体质一直比较孱弱。

1936年，我三岁时，是胡家的鼎盛时代。那时，我祖父胡锦堂在苏州城里的著名丝织厂当技师，我父亲胡定一在钱穆老家鸿声里当小学校长，我叔叔胡定千也在无锡城里荣德生开办的申新纺织厂当职员，我又添了一个弟弟胡纬之。春节来临之时，我祖父、父亲、叔父都回梅村团聚，特地去一家新开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祖母许招娣和三姑妈都在里边，一共是十一口人，真的是人丁兴旺，温馨和睦。这是我少时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一年多后，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灾难来临，家破人亡，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场景。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明清以来，太湖流域已发展成为繁华之地，是适合人类安居乐业的好去处。梅村，人称江南第一古镇，正介于苏州和无锡之间。一条伯渚江穿越而过，东经苏州，流入了连通上海的苏州河；西通无锡，通向连接杭州和扬州的南北大运河。这太湖流域，在远古时代只是个“水乡泽国”。原本这里是一片大海，长江的泥沙日积月累，不断冲积成泥地；海水也在不断后退，海底不断露出水面。大自然的造化，在泽国之上，又造就了一个水乡，就成了“水乡泽国”。

梅村古称梅里，是在古代一个港湾上冲积出来的水乡，古吴文化的发源地。古人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吴泰伯世家》，近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都记载了梅里这个“蛮夷之地”如何发展了吴文化。商末周兴之初（公元前11世纪），中原文化兴盛起来，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看出了父亲的意向是想把王位传给三子季历，为了谦让，

泰伯和仲雍商量好了，就一齐从中原避离，千里迢迢来到了太湖之滨的梅里，定居于此。先进的中原文化，经他俩带来吴地，和当地的习俗相结合，发展成为自成特色的古吴文化。此举史称为“奔吴”，梅里也就成了吴文化的发源地。《论语》中有《泰伯》篇，孔子赞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泰伯、仲雍的后代，在梅里起家，进而发展，才有了后来的苏州古城，成为吴国的首府。泰伯死后，被埋在梅里附近的鸿声里，是钱穆老家那里。钱穆依《梅里志》所说，把泰伯墓所在地称之为“皇山”。这“皇”就是泰伯，梅里人把泰伯尊崇为“让皇”，他把皇位谦让给了三弟，他就是“让皇”。为纪念泰伯，在梅村早就建了一座泰伯庙，每年春节过后，从正月初九（传说乃泰伯的生日）开始，连续好几天要在这里举办盛大庙会，这是我们从小就最喜爱的重大文化活动，就是在日寇占领梅村的八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泰伯定居后常在这里洗身洗脚的那片江湾，也被后人称之为伯渎江，泰伯洗渎之江也。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口的增多，这伯渎江越变越窄，最后也就变成了伯渎河。但我们少时，这伯渎江还清澈见底，鱼虾游弋，我们这些小孩随时可以跳到水里去捕鱼抓虾，自由游泳。

我就是在这伯渎江边的那所百年老屋中出生的。那时，我们这三世同堂的十一口之家，虽然只有祖父、父亲、叔父三个人有固定的收入，但我祖母也在镇上租了房开了一小间工艺杂品店，我三个姑姑都能在自己的桑田采桑养蚕，菜园里种上蔬菜，过上丰衣足食、自食其力的小康生活。

我们一家，从小就受古吴遗风的熏陶，遵奉“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到这江南水乡之后，我们的安定生活就被打破了，再也不能安居乐业。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随即溯苏州河而上，攻占了苏州。不久，就又发动了对无锡的进攻，无锡人对日本兵恨之入骨，呼之为“日本赤佬”。我那时还只四岁，尚不懂事，数年后我上梅村高小，父辈才陆续告诉我日本赤佬侵占无锡的情景。1937年初冬，日本赤佬兵分两路：一路是从苏州出兵，沿着那条大运河而下，攻下浒墅关、望亭等关隘，自东南方向进攻无锡；另一路则是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直奔常熟和江阴之间的白

茆口登陆，然后自北向南，逐个占领安镇、许巷等村镇。南北交攻，最后占领无锡城。日本赤佬所经之地，沿路抢掠烧杀，无恶不作，无锡经历了千年不遇的浩劫，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日本赤佬借助于当时科学技术武装兵力，欺凌善良的中国人民。在进攻无锡之前，日本赤佬就先用飞机在上空对无锡狂轰滥炸。10月中旬，日机集中轰炸了火车站、发电厂（戚墅堰）、储粮仓等重要设施。每次轰炸都投下数百颗炸弹，每次都要炸死数百口人。日本赤佬的狂轰滥炸，逼得无锡县长带着部下逃到西乡去了，两路日本兵就长驱直下。11月25日，无锡沦陷，日本兵在城里实行了大屠杀，尸横满街，血流成河。一万多人被杀，六万多间房被烧。

日本占领无锡城之后，又陆续派出20多个小分队，到周围乡镇实施“扫荡”，以巩固其在无锡的统治。其中一个分队就沿着无锡南门进入伯渎江，乘着汽艇入侵梅村镇。家园受难，人民遭殃，当时年仅四岁的我，亲历了这场民族的灾难，眼看我那温馨和睦的家园被一下击碎，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创伤。

梅村的家园被日寇扫荡时，正是即将入严冬季节。那时，我祖父因东吴丝织厂关闭而回了梅村家里，我的小妹婉蕴，出生才几个月。一听到日寇要来梅村扫荡的风声，全家都紧张了起来。祖父当机立断，决定暂时离开梅村这个家园，带我们全家到小镇附近的几个村庄，分散在亲戚家里寄住，躲过扫荡的劫难后再说。于是，我妈妈怀抱才几个月的小妹，带上我和弟弟三个人到鱼池村我外祖父母家逃难。我的二姑和小姑去了另一村庄松木桥去逃难，我的大姑妈刚嫁到那里，有了新家。我的祖父母老两口则到了稻梗村去逃难，那里有他的一房亲戚住着。就这样，我们这三代同堂之家，除了父亲、叔父仍在外乡奔忙外，在家的妇幼老少就分割成三处。

我们即使逃难到了乡下，也仍然不得安宁。日寇侵占梅村以后，以这古镇为据点，不时向周边村庄发动“清乡”，妄想消灭潜伏在那里的抗日力量。那时，梅村周边有好几支抗日队伍，既有受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又有受国民党指挥的忠义救国军，经常出没于太湖各岛和芦花荡里不时向日寇出击。1937年年关将近，天气特别冷，我外祖

父听说日寇要到鱼池村来“清乡”，就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帮助下，转移到白丹山的山洞里去躲避。白丹山离鱼池村有近十里路程，我和弟弟还小，走不动，妈妈也已迈不开步，走不远了，怎么办？我外祖父只好请邻村的亲戚来帮忙。我的大姑父陈松林是一位专做竹器的能工巧匠，他在竹林里砍了好几棵毛竹，做成三个大竹筐，让我和弟弟一前一后躺在竹筐里，由他挑着送我俩去白丹山。我妈妈怀抱小妹，半卧在另一个大竹筐里，请两位村民抬着送去。我们在白丹山下的地窖里蜗居了三天，等日寇退回梅村，才回到鱼池村，只见大片竹林被砍得七零八落，狼藉满村。丧心病狂的日寇，临走时还在竹林边的鱼池塘投了炸药，大片死鱼在水上浮着。外祖父痛心地在池塘边站了好久，流下了眼泪。民族恨、家国仇，刻骨铭心。

我和妈妈、弟弟在鱼池村住了近半年，到1938年春天才小心翼翼地回到梅村。日寇在梅村过了春节就撤走了，只留下一个小队的人马约二十人，驻守在镇上看守，小镇逐渐平静下来。我祖父母先从松木桥搬回梅村家里，然后带着二姑、小姑把我们几个人从鱼池村接回小镇。我父亲和叔父因为都和新四军有联系，地下组织告诉他们都不要回梅村，隐蔽一阵再说。这样，我们几个需要有人照顾的，就只有靠祖父母和两个姑姑了。我祖父负责照顾我这个长孙，我祖母照顾我弟弟纬之，我妈妈和小妹就由我二姑、小姑照顾着了。

1938年初夏，我妈妈身体越来越消瘦，已很难下床。妈妈身体本来就瘦弱，从小只在绣房里描红绣花，从未下过田里劳动。这半年多，兵荒马乱，鸡犬不宁，她经历了颠沛流离，产后身体每况愈下，只能卧床静养，一直没有缓过气来。到了秋后，妈妈竟一病不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才刚过三十。我父亲从苏州那边冒险秘密回来时，妈妈已奄奄一息，临终前紧握着爸的手向他交代：好好照顾留下的三个孩子。

真是祸不单行，日寇入侵以来给我们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妈妈过世才不过两个月，我那不到一岁的小妹妹婉蕴接着也因病夭折了。我这不幸的小妹，出生在乱世，先天不足，营养不够，从小就缺奶水；妈妈死后，又受了风寒，低烧不止，饮食不进。幼小的生命，就无声无息地悄然离去。那时我五岁，就永远失去了我的小妹。

更令我悲痛的是我祖父的病逝。祖父这年刚过六十，从小就在苏州城里东吴丝织厂当学徒，倾心于钻研丝织技术，当上了技师。却因为日寇入侵苏州，东吴丝织厂关闭，他只好回到梅村，等待赶走日寇后重返丝织厂，再操旧业。没想到，日寇很快打到了梅村，兵荒马乱中，媳妇、孙女接连离世而去，他心里又急又恼，整日闷闷不乐，终于心脏病发作，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我自生下来之后，身体不好，一直由三个姑妈照看。祖父从苏州回来后，就由他照看我，每天晚上都由他陪着睡，为我讲故事。在所有亲人中，就数祖父和我最亲，我永远不会忘怀他那慈善祥和的脸孔，说着一口道地的苏州话，吴侬软语，像音乐一样令人陶醉。这一切，都突然消失了，离我而去，永远见不着、听不见了。

就这样，在日寇入侵梅村后的一年里，我接连失去了三位亲人。

也就在这一年，我这幼小的生命也几乎夭折了。那是在我祖父逝世后几天，我父亲、叔父也分别从苏州、无锡城里回来奔丧，请木匠来家里专做一副棺材，正在涂抹一层清漆。不料，我一闻到这清漆的特殊气味，立即晕倒在地，接着，我的头脑发昏，整个头部发肿，头胀大了一大圈。我父亲连夜走了十里地，请来专治此病的一位中医，方知道，这是对清漆的过敏反应，极为危险，如不及时治疗，就会伤害脑筋，人变痴呆，甚至慢性死亡。一般人无过敏反应，但我是个过敏体质，对清漆有过敏反应，对其他植物也可能会有，所以要特别小心谨慎。那位祖传中医为我配制了一种中草药膏，每天涂抹在脸部，变成了京剧里的大花脸。我经历的这次磨难，在一个月以后才有了好转。

祖父过世之后，我的二姑也在这个冬天出嫁。于是，马上就产生了新的问题：我本是由祖父、姑妈照顾的，我弟弟纬之则由祖母照顾，如今祖父远逝，姑妈又都已出嫁，我怎么办？家里如今只有祖母一个人了，她也已年近六旬，照顾弟弟一人，已够劳累，若要再带我，已不可能，那怎么办？

我爸和我的外祖父一商量，外祖父一口答允：由他和外祖母来带我。

刚过五岁的我，还年幼无知，尚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已开始体验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和失去亲人的痛楚。梅村这个老家已经破碎了，我迫切需要新的依靠，所以很快融入了鱼池村这个新的家园。